



松雪齋文集卷第十

制

資善大夫隆禧院使文著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人本乎祖孝莫大於顯揚君體其臣恩莫先於褒卹上及三世國有彛章具位曾祖父阿台薩理學貫幽朔德崇端慎西域之板圖既入四方之賢俊咸歸尔以辨慧之才適際休明之運及我

定宗之世遂為皇子之師流慶本支既大興於象教推忠社稷乃繼秉於鈞衡睠尔曾孫益昭先訓是用錫以保德之誦表以柱國之勳仍定謚以疏封庶褒生以勸後於戲趙國山河之國既啓尔邦漢朝帶礪之盟尚期尔後英靈

如在寵渥其承可

曾祖母

朕惟邇本以推恩所以勸忠而教孝矧以孫曾之善繼宜均伉儷以疏封具位有德有言令儀令色既未嬪于君子遂鍾秀於諸孫或振響於覺林學推慈濟或著勲于鈞軸世薦忠貞盍從列爵之榮以顯宜家之美於戲魚軒翟第雖莫及於當年鸞誥龍章庸追崇於三世尚歆寵命以迪後人可

祖父

大道之興蓋有闕乎世運佛教之盛故莫尚於我朝慨想哲人申加卹典具官祖父乞台薩理法之龍象國之鳳麟稟勇猛精進之質負剛明果說之氣獨宗風而益振酌法

海以弥深福澤之流卒歸後嗣柱石之佐遂為良臣雖已寵於褒章猶未愜于朕志是用表勲著彌賜履易名庸建尔于上公式慰尔于下地於戲道長世短既脫履於空華予孝孫賢尚祈韶於奕葉其歆朕命永建乃家可

祖母

風化之本實肇於閨闈褒卹之章必齊乎伉儷烝昇祖妣爰尔國恩具位秀毓德門家稱寶媛薦生賢哲巍然台鼎之司坐享安榮鬱若山河之錫迨諸孫而未艾昭德澤之可隆宜進腴封用疏大國於戲非此母則不生此子徒緬想於蓋臣壽其婦而後其夫尚有光於來世尔靈不昧朕命其承可

父

自古哲王咸有股肱之佐惟我

世祖居多心膂之臣緬想先猷有如一曰宜加褒典以慰九泉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事阿剌渾薩理縝密而溫純明敏而謹慎早親帷幄朝夕輸獻納之忠出共車輿春秋備巡遊之後汲引天下之士進不隱賢弥綸禁中之機退無泄語揔義和於曆象位承弼於鈞衡管輅學貫天人恒密陳於警戒子房智定儲貳亦預計於基圖能自保其功名人不見其喜愠當時有全才之目舉朝皆厚德之推羨矣流芳惜哉異世是用獻錫功臣之號榮加柱國之勲茅土開全趙之封公府建維垣之重易名節惠極致哀榮於戲明良同時慨追懷於既往子孫逢吉尚思報於來今咨尔有靈欽于時命可

母在堂

婦人從夫之爵不以生死而異恩臣子事君以忠宜被褒崇之典此蓋國家之制爰䟽閨闈之榮具位婉婉令儀柔加維則事舅姑以孝藹然婦德之純教子孫以賢允矣母道之粹况尔先臣之內助盍開大國之華封於戲翟第以朝庸示車服之美綵衣侍養坐膺甘旨之供往服寵嘉益綿壽祉可

章佩丞黑、封贈三伐制

曾祖父大名路達魯花赤孔馬刺丁贈順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

朕聞明莫明於審勢愛莫愛於保民追惟開國之初每嘆忠臣之義有一于此其忍忘之具官大智若愚沉幾先物

方

太祖之四伐守西域之孤城慕帝王之有真不謀妻子帥
人民而來附各保父兄卒與名藩遂開魏土豈人為之能
致信天道之不誣尔子尔孫益陳力於帝室我壽我土宜
膺寵於褒章庸極哀榮以昭勸賞於戲積德累行之報既
見于今四世五公之隆尚期尔後英靈不爽寵渥其承可
祖父資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阿里
罕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魏國公

繼述之善往聖之所嘉藩翰之良有國之攸賴人雖遠矣
朕甚休之肆申美於褒章用垂勸於來葉具位村無德備
惠與政和五綰郡符若麒麟黃之再出四持使節如方召之
溲生危而持顛而扶寒者衣饑者食山無弄兵之盜野有
樂業之民惟久歷於外藩亦游登於左轄材猷未展館舍
遽捐方資後嗣之賢莫究前人之報是用表勲著號析爵
疏封職躋端揆之榮國錫大名之美於戲生必有死貴身
沒而名存善則降祥惟本深而末茂其歆朕命永迪尔孫
可

祖母元魯溫迷失氏追封魏國夫人

爵婦以勸從夫之道古之所先與祖而有及妣之文今其
可後具官以鴈鳩之德應鳳凰之占作配良臣克就勲庸
之美致嚴祀事不違孝敬之誠錫號夫人啓茲魏土於戲
蘋蘩滷菹幸膺配食之榮茅土山河永享脂田之富泚靈
不昧休渥惟歆可

祖母完顏氏追封魏國夫人

繼室之賢必以子孫而貴從夫之壽乃有國家之恩矧在名臣盍頌異數具位幽閑素稟柔順自持夙夜不忘警戒之誠春秋克書蒸嘗之義詩書教子遵女史而弗渝勤儉起家為夫族之所法蓋得之於天者厚宜報之德以豐彌爾小君封茲大國於戲惟爾克孝故有子而能忠惟爾克敬故有孫而善繼朕命惟允泚醜其承可

父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亦不剌金贈推忠協恭佐理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

世稱願為良臣其旨深矣朕嘗敷求前哲厥迹茂焉一老不遺每懷靡及具官學知體用才濟猛寬頌以父祖之資

遂際君臣之會敷歷中外垂三十年踐履高華名數千里詩書禮義之府博涉深探庠序教化之原朝論夕講是以緜提目舉草偃風行論貨殖則以足民為先掌銓衡則以得人為本分符出鎮有父母斯民之心攬轡周詢有澄清天下之志遠則郊原春動近則臺閣風生舟楫鹽梅方深期於大用藩籬屏翰遽興歎於云亡爰肆殊恩式加褒典於戲大名魏國以為芳土之封太保上公以示槐班之貴勲彌兼美生死同榮歆此寵章迪于後嗣可

母阿木剌氏追封魏國夫人

詩稱鵲巢之德禮有翟茀之儀緬懷輔佐之賢益隆車服之數具官以爾令族嬪于高門勤儉孝慈早著閭儀之美貞忠婉懿式為婦道之師俾予良臣克盡忠效可忘內助

之報爰疏大國之封於戲生為邦君之妻榮其至矣沒正夫人之號禮亦宜之咨尔淋寃歆予休命可

中奉大夫殊祥院使執禮和台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哈直兒

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慎終追遠臣子之至情宜推歸厚之恩庸侈追崇之數具官賦資副正立行貞良際遇祖宗之時備盡股肱之力執干戈以宿衛夙夜靡違屬橐鞬以從征險夷弗二生未霑於一命德乃種於諸孫是用極五等之封開三公之府易美名以節惠錫顯號以紀功於戲貽厥孫謀已深嘉於既往繩其祖武亦用勸於來今靈而有知服之無斃可贈翊衛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仍封梁國公謚莊襄

曾祖母外刺真

刺與刺針刺也見釋典

爵賞之制所以旌忠贈卹之恩所以教孝惟尔故臣之配可無寵命之頒具位生而令儀出於華胄竭勤勞於內助事我

祖宗致善慶之多祥施于孫子式示治朝之勸爰開大國之封於戲秩視上公已躋榮於九命恩加三世庶足慰於重泉咨尔淋寃服茲休命可仍封梁國夫人

祖父馬察

恩莫大於報功用昭國家之典禮莫重於尊祖以盡臣子之心維尔舊臣宜膺顯秩具位天挺英毅世薦忠貞斬將

累聖咸錄其勤勞厚賜屢膺於寵澤嘉尔令子為國功臣

是用重賜嘉名申加美謚槐佐再開於公府茅封仍胙於
梁區於戲生不同時尚想見其風采死而如在願何惜於
褒崇咨尔英靈服予休命可贈宣忠協力功臣太傅儀同
三司上柱國仍封梁國公謚桓武

祖母脫脫泥

朕念勲勞之臣舉褒贈之典況貽謀於孫子嘗宣力於王
家爰示寵章追崇世美具位克全貞烈作配忠良勉正其
夫致有外攘之績象賢有子益昭積慶之祥庸䟽大國之
封俾正小君之號於戲無德不報宜一品之躋榮有開必
先見百年之種德當其靈識歆此殊恩可仍封梁國夫人

父囊加歹

臣子之忠有殊功於社稷國家之典宜追錫於勲階思貴

幽宮其早決歸具有性資英爽謀略沉雄忠武得於家傳
智勇方於人傑登將壇而作士氣恒收逐北之功銜使命
以覘敵情坐定平南之策始終一節服事

四朝蓋嘗居風憲之司亦屢任承宣之寄屬

成廟奄弃群臣之後當眇躬入平內難之時擁戈以啓元

戎同祈父之爪士按劍以決大計若太公之鷹揚信一言

以興邦不踰時而定國方倚樞機之任遽嗟疾病之嬰出

鎮省垣考終里第每念干城之績忍聞鼙鼓之聲嘉尔後

人克承先緒是用開師垣於公府分浚土於王封賜號旌

功易名節惠於戲河如帶山如礪傳茅胙於無窮木有本

水有源茂子孫於益永英靈不昧寵命其承可贈推忠靖

難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浚都王謚

武忠

故母阿里哈納

國家推報本之恩視勲勞而肆賞婦人有從夫之義沛封爵以齊榮爰錫寵章用光泉壤具位柔嘉秉德勤儉能家善事夫君克佐外攘之事敬恭婦職使無內顧之憂既資同體以宣勞宜合齋眉而錫命於戲茅封浚土式開異姓之王花誥金泥庶昭同穴之義欽子嘉寵慰尔貞魂可追封浚都王夫人

母也速倫

君使臣以禮昔聞於聖言夫乃婦之天宜從於王爵此蓋朝廷之彛典式昭閨闈之至榮具位起家儉勤持身澣慎相尔君子居多內助之功宜其家人故有降祥之慶惟先正盡忠於帝室故浚都大啓於王封爰肆殊恩以及賢配於戲貂蟬四葉奇勲顯著於旂常鸞誥五花與壤齊榮於湯沐欽承寵命益尔壽祺可封浚都王夫人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大司徒徽政院副使領將作院事張九思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制

功存翊衛睠惟先正之臣國有彛章式舉追崇之典宜頒異渥以貴重泉具位寬厚有容質直好義早逢熙運位登喉舌之司逮事春宮身任羽翼之寄屬奸臣之作亂閉宮門而弗開倉猝之間忠節可尚

太皇知其謹慎委任盡其始終

世祖疇其勲庸爰置諸其左右天下誦司馬光之字朝廷

推萬石君之風從容乎廟堂密勿乎禁近鞠躬盡瘁弼亮
三朝正笏垂紳夷險一節謀猷方資於啓沃疾病遽得於
勤勞雖沒世之有年亦懷賢其無已是用封之東魯建千
上公三司同開府之儀八柱表承天之力示崇德報功之
澤極生榮死哀之情於戲朕惟圖任舊人天不憖遺耆老
九原莫作一品斯崇夫推賢盡誠之謂忠賢德有成之謂
獻合茲節惠以著嘉名咨示英靈服予寵命可

故行軍千戶權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戶賈輔贈
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武威郡公謚武毅制

朕嗣承丕構緬想先猷惟

祖宗之造邦賴英傑之助順或擁城池而奉獻或屬橐鞬
而效忠雖其人之云亡而厥功之可尚宜脩播告式示褒

嘉具官沉毅而敦書驍雄而善戰際遇

大祖削平中原崛起燕趙之間以乘風雲之會拒祁陽之
輿壤當河朔之要衝保而有之莫或侮者知天命之有在
抱地圖而來歸朔漠驅馳方致望雲之喜春秋奄忽溘先
墜露之零受命朝廷歸骨鄉里虎頭食肉惜萬里之未侯
馬草裹尸雖百身而莫贖念言慨歎顯示追崇爰䟽上將
之榮兼畀烝絜之寵節以壹惠昭其庸勲於戲實融入朝
遂騰聲於漢室鄧禹杖策亦畫象於雲臺著令聞於無窮
視古人其何媿凜然英爽服此殊恩可

溘克合切堪入聲奄忽也

故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賈文脩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祁國公謚通敏制

朕念世德之臣嘉干城之將旣戰功之可紀宜壽命之追

崇誕告在廷式享大號具官機沉而志決氣邁而力雄生
遇

世祖之時號為名父之子赤心報國筭靡失於毫厘結髮
從軍戰不聞於敗北受蔡公之節制耀鄂渚之軍聲仗鉞
領南措遺黎於衽席提師海上建奇績於樓舫蠻蜚咸服
威名湖廣繼參於政事實寬柔溫裕有詩書元帥之風慈愛
聰明全豈弟君子之德乞骸骨而勇退及齒髮之未衰恨
不同時事如昨日受頒異數峻躋一品之榮廼謚嘉名兼
畀上公之爵於戲慎終追遠聖哲之名言崇德報功國家
之彞典英魂不昧寵命其承可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重事遥授中書右丞
相宣徽使尚服院使知樞密院事領中正院事

頭封淇陽王制

勳舊之臣澤宜加於胄嗣藩屏之寄恩益衍於真封寵命
匪私彞章斯稱其敷渙號誕告明廷具官大器晚成小心
日著肯堂肯構材克紹于先猷如玉如金德式昭于王度
雅有象賢之譽居多事主之勤未嘗富貴以驕人每竭忠
誠而許國維爾祖考茂績紀於旂常錫之山川列爵分於
茅土宅淇陽之名壤秩開府之崇儀仍畀金章增祭華衮
於戲績乃舊服追配前人之光暨余同心永綏先王之祿
往欽朕命則子汝嘉可

交趾批荅

卿世守海邦遠脩職貢載馳使介來捧賀章願方物之屢
陳知乃心之克謹茲焉還邁宜示寵嘉其暨事大之誠以

體同仁之意今賜卿某物若干至可領也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試策題 皇慶二年

制曰朕聞治天下之道必本於仁義唐虞三代之盛用斯道也刑罰之施不過輔治而已朕承

祖宗丕顯之業嗣守大寶君臨萬方思得賢士大夫與之共治故延問於子大夫子大夫誦先聖之遺書深明厥古夫行仁義必盡心於民事本末先後之叙究之詳矣其為朕言之朕將擇焉

贊

李士弘真贊

氣稟全晉之豪風流東晉之高落筆雲烟吐辭波濤軌文藝如嗜欲以古人為朋曹出則父母召杜入則侍從夔皋蓋塵俗所不能侵而軒冕亦不能逃也

參政郝公畫像贊

麟鳳龜龍是謂四靈公出瑞世儀于

帝廷政柄是參 衮職是補進退有道孰余敢侮嚴、國楨表、人望見者竦然咸曰良相

天子知公公豈久聞維伊維呂伯仲之間

雪樓先生畫像贊

嶺山喬嶽降其神長江大河肆其文望之儼然薄夫為敷幅巾褒衣坐鎮雅俗豸冠白簡逢折茲臣蓋凜然如白雪藹然如陽春雖玉帶金魚世以為公貴孰知夫胸吞雲夢者所以為一代偉人也哉

周頌嶺山喬嶽音安山狹而長爾雅嶽山曰嶺

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康里公不忽木畫像贊

於惟魯公萬夫之雄薦學力行擇乎中庸夙遇

世祖明良相逢以道事君蹇、匪躬無言不讐無諫不從舉善若遺疾惡如風誅鋤草萊黍稷茂、夙夜匪懈以成治功維此治功四方攸同昔唐魏徵相于太宗仁義之效及于鯁痾維公德業千古齊蹤載瞻遺像彷彿音容式昭頌聲以播無窮

長春宮孫真人真贊奉

勅撰

澹兮其若川油兮其若雲在天虛兮其若谷粹兮其若玉冲、兮而無不足服文采冠崔嵬佩寶璐人皆羨其榮而我安若素夫所謂真人者非斯人其孰與耶

兵部主事申穆之父伯祥醫學教官畫像贊

盧扁已逝無良醫蒼生有疾醫者誰申君挺生泰山陲力學至老不少衰著書立言補闕遺察脉療病窮毫釐要與人世扶灾危此意自足追黃歧惜哉不見用於時空觀畫像令我悲活人有後不我欺我作此語君應知

開府儀同三司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畫像贊奉

勅撰

道德之全玄之又玄時而出之溥博淵泉其動也天游其

靜也。自然人皆謂我智而我初無言人皆謂我貴而我不敢為天下先。贊化育而不居寶。慈儉以乾乾。故位三公。揖萬乘。獨立乎方之外。而坐閔乎大椿之年。微臣作頌承命。自天穆如清風萬古其傳。

夏真人真贊

松風兮颼颼。石泉兮交流。逍遙兮燕坐。與造物兮同遊。清揚皎其玉雪。氣宇凜乎高秋。古之仙者不可得而見矣。我儀圖之。其陶貞白之傳與。

平章政事趙公子敬真贊

侃侃君子之德。蹇蹇王臣之風。黃閣霜臺。夙夜在公。古所謂體國之忠。然而進退有道。弗磨弗涅。位廊廟則不忘於山林。在江湖則心存於魏闕。古所謂識時之傑。意世之珙。

辭國之著龜。微斯人其誰與歸。

中峰和尚真贊

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洒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真。覓贊不可得。為師作贊竟。

銘

周待制致樂堂銘

子事父母。貴養其志。孰謂外物而樂可致。孝本天性。率性即孝具。在方冊可則。可效周君之堂。我雖未升。載觀斯文。孝實有徵。爰作銘詩。以頌以勉。五十而慕舜也。何遠。

題跋

書吳幼清送李文卿歸養序後

饒陽李文卿方佐漣海戎幕。一旦請解官歸養。是時其父

八十餘矣温清之問甘旨之供又數年而父卒既卒葬之以禮服闋復佐真定戎幕於杭於是文卿亦七十矣告老而歸我帥苦留之不可奪乃以詩卷使其表弟宋某來徵余言僕開卷見司業吳公之文嗟乎吳公之言憤世嫉賢可為萬世戒而益有以見文卿孝於其親異於流俗萬也况文卿之家七世不異爨其兩由來盖亦有自而文卿又能引年致仕視世之貪榮苟祿者何啻霄壤也尤使人敬之愛之不能自己敬書吳公之序之後而歸之

七觀跋

七觀者翰林待制袁公楠之所作也何為而作也翰林承旨程公請老而歸袁公作此以送之也送程公之歸而不及乎執手傷離之情願乃鋪張組織細大靡遺何其動且博也盖自枚生始作七發魏晉而下往、追蹤躡影諱奇闢麗寸高者于雲霄學博者漲溟渤後之學者絕響久夫公之此作因事以發其辭引類而極其理將馳騁乎漢魏超軼乎班揚非夫貫通三才博綜百家疇能縝密宏辨若斯其美也僕雖衰老目昏不覺援筆為書一通若袁公不以筆札之陋刻諸堅石庶幾詞翰相須之義傳之天下後世以為美談云尔

題如上人詩集

詩不可以易言也易於言詩者必其天資超卓學問過人故其為言似平而實際似淺而實深故觀者以為易耳四明如上人以詩示僕有仇仁近張仲實吾子行叙引仇張吾三子者今之善詩者也其於如上人之詩亟稱道之則

僕可無言矣然僕才劣獨以詩為難非若三子者易於言詩也唐宋善詩高僧以十數其所以名世傳後者皆不可以易得如上人知其難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僕所以為是言者愛上人之才喜其言語之工而欲增益其所未至耳上人以僕之言為然耶不然耶

閣帖跋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為教次五曰書書有六義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者世習之四海之內因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李斯變古篆程邈創隸書隸之為言徒隸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漢承秦弊舍絲趣簡四百年間六義存者無幾漢之末年蔡邕以隸古定五經洛陽辟邕以為復古觀者車日數百

兩其後隸法又變而真行章草之說興言楷法則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宏行書則劉德升鍾氏胡氏草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文舒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常仲將張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晉而大盛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為稱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捐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唐所藏存者百一古迹散落帝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

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繇三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秘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尤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墨橫裂文士大夫或不厭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唐康自脩許易得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苦皆為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脩內帙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曆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秩亦異其他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家知名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變此帖之澤也予因記得帖之由遂撫其本末著于篇

洛神賦跋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悅生

胡盧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數年前竊祿翰苑因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闖門持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也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治辛酉既衰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于松雪齋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聖完然是唐人硬黃紙所書紙略高一分來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筆畫沉着大之韻勝余屢嘗細觀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為真跡者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樂府

浪淘沙

今古幾齊州華屋山丘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又落空使人愁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只有石橋下水依舊東流

太常引

水風吹樹晚蕭蕭散髮醉吹簫塵事苦如毛要洗耳時聽舜韶舊遊何處瓊山銀海宮殿鬱岌崑崙誰與共游教尚記得仙人子喬

南鄉子

雲擁鬢鬢愁好在張家燕子樓稀翠疎紅春欲透溫柔多少閑情不自由歌罷錦纏頭山下晴波左右流曲裏吳

音嬌未改障羞一朵夫容滿扇秋

水龍吟次韻程儀父荷花

凌波羅襪生塵翠於孔蓋凝朝露仙風道骨生香真色人
間誰妬佇立無言長疑遺世飄然輕舉咲陽臺夢裏朝
莫、為雲又還為雨 狼藉紅衣脫盡羨芳魂不埋黃土
涉江運去采菱拾翠携儔嘯侶寶玦空懸明璫偷解相逢
洛浦正臨風歌斷一雙翡翠背人飛去

虞美人

池塘處、生春草芳思紛縹繞醉中時作短歌行無奈夕
陽偏傍小窗明 故園荒迳迷行迹只有山仍碧及今作
樂送春歸莫待春歸去後始知非

江城子賦水仙

水肌綽約態天然澹無言帶蹁躑遮莫人間凡卉避清妍
承露玉杯食沆瀣真合喚水中僊 幽香冉、莫江邊珮
空捐恨誰傳遙夜清霜翠袖怯春寒羅襪凌波歸去晚風
裊二月娟、

蝶戀花

儂是江南遊冶子烏帽青鞋行樂東風裏落盡楊花春滿
地萋萋芳草愁千里 扶上蘭舟人欲醉日暮青山相換
雙蛾翠萬頃湖光歌扇底一聲催下相思淚

點絳脣

昏曉相催百年窓暗窓明裏人生賦幾贏得韶華弊一
富貴浮雲休戀青綾被歸與未放懷煙水不受風塵眯

水調歌頭

與魏鶴臺飲夫容洲年成甫用東坡韻見贈走
筆和之時已巳中秋也

行止豈人力萬事皆由天燕南越北鞍馬奔走度流年今
日夫容洲上洗盡平生塵土銀漢溢清寒却憶舊遊處迴
首萬山間丁亥秋與成甫會八詠樓故云客無譁君莫舞我欲眠一杯
到手先醉明月為誰圓莫惜頻開笑口只恐便成陳迹樂
事幾人全但願身無恙常對月嬋娟

水調歌頭

和張天經賦盆荷

江湖渺何許歸興浩無邊忽聞數聲水調令我意悠然莫
笑盆池咫尺移得風煙萬頃來傷小窓前稀疎澹紅翠持
地向人妍華峰頭花十丈藕如舡那知此中佳趣別是
一壺天倒挽碧筒釀酒醉卧綠雲深處雲影自田田夢中
呼一葉散髮看書眠

虞美人

浙江舟中作

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沉萬古意無窮盡在長
空澹、鳥飛中海門幾點青山小望極煙波渺何當駕
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

後庭花

清溪一葉舟夫容兩岸秋採菱誰家女歌聲起莫鷗亂雲
愁滿頭風雨帶荷葉歸去休

浣溪沙

李村固之相會間贈歌者岳貴貴

滿捧金卮佞唱詞尊前再拜索新詩老夫慚愧鬢成絲羅
袖染將脩竹翠粉香吹上小梅枝相逢不似少年時
應

制月中仙

春滿皇州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宮苑柳映仙仗雲移
金鼎香浮寶光生玉斧聽鳴鳳簫韶樂奏德與和氣游天
生

聖人千載希有祥瑞電繞虹流有雲成五色芝生三秀
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朝野歌謳千官齊拜舞玉杯進長
生春酒願皇慶萬年

天子與天齊壽

應

公采之宗室也而仕於此亦其詩詞母也太譽乎然不
譽亦不得龍眷之殊意處世之道固宜如是夫唐時應制
未嘗有此

制萬年歡

閶闔初開正蒼、曙色天上春迴絳幘雞人時報林深漏頻
催九奏鈞天帝樂

御香惹千官環珮鳴鞘靜嵩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 殊
方異域盡來滿彤庭貢珍

皇化無外日繞

龍顏雲近絳闌蓬萊四海歡欣鼓舞

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宴王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

九日

朝會樂府萬年歡中呂宮

天上春來正陽和布澤斗柄初回一朶祥雲捧日萬象生
輝

帝德光昭四表玉帛盡梯航來會
彤庭散花覆千官紫霄鸞鷲徘徊
旌緩引寶扇徐開喜動
龍顏和氣霽然交泰九奏蕭韶舜樂
尊舉麒麟香爨後
今數億萬斯年
聖主福如天大

皇慶三年三月三日

聖節大宴長壽仙道宮

瑞日當天對絳闌蓬萊非霧非煙翠
禁苑正洲景芳妍綵仗和風細轉
御香飄滿黃金殿喜萬國會朝千官拜舞億兆同歡
福
衽如山如川應玉渚流虹璇樞飛電八音奏舜韶慶玉燭

調元歲二

龍輿鳳輦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
皇壽與天地齊年

太常引

弄晴微雨細絲、山色澹無姿柳絮飛殘荼蘼開
已團枝、闌干倚遍人何處愁聽語黃鸝寶瑟塵生翠銷
香滅天遠鴈書遲

人月圓

一枝仙桂香生玉消得喚卿、緩歌金縷輕敲象板傾國
傾城、幾時不見紅裙翠袖多少閑情想應如舊春山澹
澹秋水盈、

木蘭花慢

和桂山慶新居韻

愛風流二陸曾共住屋三間筭京洛緇塵平原車騎爭似
身閑一區未輸場子更友于室迤足清歡庭下新松楚
籬邊細菊班班白頭相對且團藥杯酒借朱顏任醉後
長歌笑時開口樂最人寰功名十年一夢記風裘雪帽度
乘乾幸喜歸來健在放懷綠水青山

木蘭花慢

和李質房韻

愛青山逸縣更山下水縈迴有二老風流故家喬木舊日
亭臺梅花亂零春雪喜相逢置酒藉蒼苔拚却眼迷朱碧
慚無筆瀉瓊瑰徘徊俯仰興懷塵世事本無涯偶乘興
來遊臨流一笑洗盡征埃歸來筭能幾日又青回柳葉燕

重來但願朱顏長在任他花落花開

松雪齋文集卷之十終

松雪翁詞翰妙天下片言隻字人輒

傳玩

公薨幾二十年矣而平生所為詩文

猶未鏤板今從

公子仲穆求假全集與友

原誠鄭君再加校正凡得賦五古詩

一百八十四律詩一百五十絕句一

百四十雜著五序二十記十二碑誌

廿六制誥策題批荅廿五贊十銘一

題跋五樂府二十摠五百三十四并
公行狀謚文一卷目錄一卷合為一
十二卷亟錄諸梓
識者得共觀焉至元後已卯良月十
日花谿沈璜伯玉書

松雪齋詩文外集

詩

題李侯詩卷

序

御集百本經序

農桑圖序

為政善惡事類序

送張元卿序

記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重脩觀堂記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碑銘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

五兄壙誌代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疏

五臺山寺請謙講主講清涼疏

請兩公長老住聖安禪寺疏

幻住菴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請謙講主茶榜

題跋

題東老事實後

紀夢稽侍中

松雪齋詩文外集

松雪齋詩文外集

詩

題李侯詩卷

翻：者鶴羨孝子也

翻：者鶴愛飛爰止其下維何曰

有孝子伊人之生無父何恃父罪當刑子代之死翻：者

鶴載翻載翔其翔維何孝子之祥毋日有昔子舐使明亦

既明止我心則降翻：者鶴載飛載下伊人之生孰無父

母孝哉李侯為人所難咏言嘉之使我慨歎帝命曰咨

尔李侯錫尔寵祿惟德是讐壽嘏孔寧百福來求子孫其

昌世濟厥休侃：李侯國之舊臣維孝維忠萃于一門非

忠無君非孝無親作此好頌以勗我人

翻：者鶴五章章八句



序

御集百本經叙奉

勅撰

蓋聞滄海之大一勺可以知其味玄天之高土圭可以測其景所謂聞一而知十執簡以御繁殊塗而同歸分殊而理一者也佛以一音演說妙法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廣博淵深莫知涯涘圓融權實未易槩量散於大藏之中綴於無言之內皆所以敷揚至理究竟真空括萬法而靡遺應曠劫而恒在施羣生之藥石作彼岸之津梁兼體用而並行故列叙於三藏憂性資之異等故分別於三乘非聖哲莫究其宗非英才莫燭厥義頓悟者以言語為末泥象者起文字之塵徒使幽玄悉歸汗漫況於愚昧益墮渺茫非資上聖之照臨孰憫群途而開導弘通無礙利益有情皇上法天聰明齊佛知見爰以萬機之暇深參內典之微乃取諸經共成百卷釐為十帙歸於一乘隱奧兼明廣大悉備繙閱者不難於寓目誦讀者亦易於銘心可謂設網而提緇犂裘而知領以因、而證果、由本、以達原、警人欲之橫流契佛心之正覺乃命臣僧明仁刊板流布仍俾微臣益類製叙篇端臣聞命震兢深慙淺陋莫盡標題之意敢抒讚歎之誠謹稗

御集百本經總目刊之卷首云至大四年十月序

農桑圖叙奉

勅撰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

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大司徒臣源進呈農桑圖

上披覽再三問作詩者何人對曰翰林承旨臣趙孟頫作圖者何人對曰諸色人匠提舉臣楊赫謙

上嘉賞久之賜文綺一段絹一段又命臣孟頫叙其端

臣謹奉 明詔臣聞詩書所紀皆自古帝王為治之法

歷代傳之以為大訓故詩有七月之陳書有無逸之作七

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又曰十月獲稻又曰十月漉場皆農之事也其曰女執懿

筐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載玄載黃皆婦工之事

也無逸之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二者周公所以告成王蓋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也欽惟

警人欲之橫流契佛心之正覺所願 在天列聖同證菩提

皇太后益增福壽普及沙界咸獲勝因乃命臣僧明

仁刊板流布仍俾微臣孟頫製叙篇端臣聞命震兢深慙

淺陋莫盡標題之意敢抒讚歎之誠謹粹

御集百本經摭目刊之卷首云至大四年十月序

農桑圖叙奉

勅撰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

皇上以至仁之資躬無為之治異寶珠玉錦繡之物不至於前維以賢士豐年為上瑞嘗命作七月圖以賜東宮又屢降 旨設勸農之官其於王業之艱難蓋已深知所本其何待遠引詩書以裨

聖明此圖實臣源建意今臣舛譴因大都風俗隨十有二月分農桑為廿有四圖因其圖像作廿有四詩正函風因時紀事之義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憐帖木兒用畏吾兒文字譯於左方以便

御覽顧臣學術荒陋乃過蒙

聖獎且拜綺帛之 賜臣既叙其事下情無任榮幸感恩之至

為政善惡事類叙

書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之應若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乃天理之自然毫髮無爽者也人之生也性本皆善中人以上固不待勉而後為善中人以下或移於氣習或扭於利欲迷焉而不知悔學焉而不知警惡日積而不自知及乎天定禍不旋踵凡人皆爾而仕宦者尤不可以不慎蓋士大夫受

天子命位于州縣之上權足以威衆而事足以及物善固易宣而惡亦易播然為善者安富尊榮澤流子孫為不善者毒流衆庶身世珍絕可不懼哉此括蒼葉君為政善惡報應事類之所以作也此書之行其亦有聞風而善者乎葉君名留字景良觀其用意可知其為善人已延祐六年十一月叙

送張允卿序

延祐三年夏五月松潘容疊威茂六州宣撫張允卿拜命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將行來求余言余觀允卿恂恂有儒者之風蓋嘗學於蕭先生之門則其於理道當深知之矣余復何言哉雖然侯之意篤忍而不言不誠也故遂言之國家之設守令本以為民也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使守令皆循良民安於田里無歎息愁怨之聲雖不設官以糾之然而守令或不肖不能宣

上德意視民如仇而後廉訪司始不可無矣故曰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南海去京師萬里民之沾聖化也難侯行矣數路之廣守令數十百人必有賢者侯舉之使為善者益勸為惡者益知所畏而不敢為常使之

知 國家不得已而設廉訪司之意則其自待也必厚自得也厚則必強為善而重為惡若夫持之若束縛冠裂裳日以簞楚後事則余懼非儒者之政也尤卿其擇焉
記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聖上即位之二年以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遺旨將建寺于五臺山春三月詔中書右丞張公九思偕平章政事段公那懷往相其宜公奉 詔星馳越四月既望至五臺寓宿金界寺寺僧五臺僧錄出宋張商英所著清涼傳示公載當時所見圓光金橋聖燈菩薩顯現之異甚詳公意商英文士容有增飾未之信也十七日訖事言還閏四月廿二日再被 旨至

五臺鳩工興事祠后土龍王公待待初獻惠意淑寧東南有雲氣如兜羅綿狀漸升至日邊遂成五色中有億萬菩薩升降出沒至於旌幡幢蓋之屬亦以億萬計不可名狀一時同行者若殿中所遣使若軍官若從者役徒莫不具睹廿三日中殿飯四千僧食時東南方復見光景如獻奠之日日既西還自山中方據鞍次復見如初行三十里餘光亦隨之其靈祥若此寺僧乞記於公以傳久遠公以命孟頫蓋聞諸佛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自短見淺聞莫不以為誕然古書所載亦往々而有不可盡以為怪而非之昔昌黎開衡山之雲蘇子記海市之異彼山靈川祇猶厭感動於二公況以公之忠誠樹
天子命建佛塔廟菩薩神力厭無感應乎此理之必然者

知 國家不得已而設廉訪司之意則其自待也必厚自
得也厚則必強為善而重為惡若夫持之若末禘冠裂裳
日以簞楚從事則余懼非儒者之政也尤卿其擇焉
記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聖上即位之二年以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遺旨將建寺于五臺山春三月
詔中書右丞張公九思偕平章政事段公那懷往相其宜
公奉 詔星馳越四月既望至五臺寓宿金界寺寺僧五
臺僧錄出宋張商英所著清涼傳示公載當時所見圓光
金橋聖燈菩薩顯現之異甚詳公意商英文士容有增飾
未之信也十七日訖事言還閏四月廿二日再被 旨至

五臺鳩工興事祠后土龍王公待待初獻惠意淑寧東南
有雲氣如兜羅綿狀漸升至日邊遂成五色中有億萬菩
薩升降出沒至於旌幡幢蓋之屬亦以億萬計不可名狀
一時同行者若殿中所遣使若軍官若徒者役徒莫不具
睹廿三日中殿飯四千僧食時東南方海見光景如獻奠
之日日既西還自山中方據鞍次海見如初行三十里餘
光亦隨之其靈祥若此寺僧乞記於公以傳久遠公以命
孟頫蓋聞諸佛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自短見淺聞莫
不以為誕然古書所載亦往々而有不可盡以為恠而非
之昔昌黎開衡山之雲蘇子記海市之異彼山靈川祗猶
厭感動於二公況以公之忠誠銜

天子命建佛塔廟菩薩神力厭無感應乎此理之必然者

也遂略記其槩以為山中故實云元貞九年六月十一日
記

重脩觀堂記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來世咸欲使之覺妙明心不墮
邪見凡有可以開群迷者不遺餘力衆生因心有想因想
有妄掃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
而脩習之非有巖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邑徃々皆
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為宏敞池水行樹莊嚴靚深蓋創
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瓊輔成之者澧王師揆
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卞葺治弗勤漸至頽廢甲戌乙亥
之際兵事瀕洞奸民棄之剽竊摧剝棟宇傾地風雨不蔽
仰見日星暨

聖元統一區宇人獲奠居乃相與謀曰觀堂吾邦一大道
場也今廢壞至此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
乎衆咸曰非雲岩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澧王之孫益
齊深以為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
約已劬躬振補苴由是聲譽藉甚聞于統統所統統賢
其人給札以命之雲岩乃殫智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
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岩出衣鉢日益增廣
齋鼓粥魚聲和響答延以至元二十一年鳩材僱工因寶
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丈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瓴甍之
破缺者完之椽桶之毀折者易之歷十年而後脩至於莊
嚴像設金碧輝映光采奪目父老興歎謂逾厥初而翠柏
紅蓮清涼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脩觀想之業者

乃始得其所雲巖於佛事可謂勤矣余觀天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昧致饒公則凡礫茂草亦已久矣其昧興建於積壞之餘哉予常嘉饒公之為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之大德元年九月記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奉

勅撰

延祐三年四月十有九日三藏法師般剌那室利言臣僧往年遊江南歷禪刹多矣獨天目山大覺正等寺為高峰妙禪師道場地勢清高人力壯偉實杭州一大伽藍而高峰之道遠續諸祖座下僧常數十百人皆清齋禪定有古叢林之風高峰既寂其教至于今不少衰獨寺未有紀載

之文臣僧請下文學之臣文之以刻諸石誠

聖世一盛事也於是 詔臣益頰為文以記之臣謹按天

目山在杭州於潛縣為浙右群山之宗圖經云廣八百里

高三萬餘尺界乎杭湖宣城之間巖岩幽壑雪古雲深仙

人神龍之所窟宅大覺正等禪寺居山之蓮花峰高峰禪

師名原妙吳郡吳江人早得法於雪岩欽公臨濟十七世

孫盡得瞿曇氏靈明真覺之要行業孤峻撥用險絕影不

出山者三十年道風日馳遠方學徒如西域南詔不遠數

萬里雲臻水赴師悉拒不納至栖巖席草以依師至元辛

卯故兩浙運使瞿霆發嚮師道望謁師于師子岩之死關

仰扣玄音心領神悟恍若宿契歎禪衲之至無所於容慨

然有建寺之志迺割巨莊先後凡二百頃有畸及買山曰

若干捐其歲入首初梵宇命嗣法沙門祖雍洎久參上首
弟子等各盡才力以董其役當是時山靈地媪見聞驚異
大奮神功搜竒材揭巨石不容有所蔽而獻之閱五年則
廚庫大殿輪奐參差宛如天降師知時至囑祖雍攝住持
而告寂焉衆心悲感檀戶益張走斧飛斤鼓舞群力千楹
萬礎海湧雲騰與夫雕鏤髹飾陶冶丹雘百尔咸臻大德
庠子

成宗皇帝首降 玉音作大護持至大戊申締構之功克
擴大備高閣周建長廊四起飛樓湧殿之雄麗廣堂邃宇
之靚潔像設鼓鐘之偉竒金繩寶鐸之嚴整凡庖漏寮舍
床榻器用所求皆是臣嘗攷竿墳覺之為義有始有本有
類有圓惟破有法王坐靈鷲山墜乘花權日日為大覺已
而飲光傳之曹谿唱之臨濟握金剛王劍以振之高峰得
此迹愈晦聲愈彰朕大其家世臣寔慕此而割膏腴樹
禪宮由盡施心了無難色信大覺之念如此以之壽
國脉祝

聖筭隆佛運利含識不亦宜乎或謂翠竹黃華盡真如體
白雲青嶂咸大覺場豈待梯空架險破山壓石而為之哉
對曰道場之興覺其所以迷也迷之不返安知塵沙法界
為大覺場其或徇緣而趨勝返境以滋塵既昧覺因轉增
迷倒佛化豈若是哉遂書之以為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余退食坐草亭有比丘尼謁余而言曰福聚所居福壽禪
院者自五代以來古刹也應宋至金而吾師兩公以佛法

道行為叢林表當時咸里貴人以禮延致者甚衆
大朝龍興崇重佛法遣使者馬侍讀妙選天下僧尼而吾
師實在選中海請住福壽院福聚因緣祖師之遺蔭濫主
斯席不思所以傳久遠則古迹易泯師德不彰福聚心實
懼焉願公作為文章將刻諸堅石幸悲聚之志余問之曰
若所言者吾將安據福聚乃出袖中錦囊中出三紙書
其一則

聖朝選僧尼使者請其師兩公疏也其二則金駙馬都尉
與其妻公主請兩公住積慶寺疏也其三則周顯德三年
存留院額勅牒也余一再觀之皆真實不虛按周世宗即
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今勅文云齊
州奏福壽禪院殿宇頗多尼衆不少乞存留者正其事也

床榻器用所求皆足是歲開堂臣庭發大營齋饌烟包雲
衲遐迹奔湊會者數萬指坐立圍繞禪影山齊梵音雷動
人天交贊得未曾有臣聞覺樹垂陰曇華現瑞以甘蔗種
哀憫群迷乘積生大願輪不起寂場遍入塵刹未搖舌本
大闡玄音其聲光震耀雖日麗霆轟不可為比道場塔廟
曾不期建立而二千餘年後先出與凡大林深藪覩史夜
摩忽從地涌惟罔知所自者既疑且駭異議紛然殊不知
大願輪中真實種子時緣既偶如春發榮萬卉千葩不知
其萌而萌矣嘗攷竺墳覺之為義有始有本有頓有圓惟
破有法王坐靈鷲山堅秉化權目之為大覺已而飲光傳
之曹溪唱之臨濟握金剛王劔以振之高峰得此而跡愈
晦聲愈彰能大其家世臣寔發慕此而割膏腴樹禪宮曲

盡施心了無難色信大覺之念如此以之壽

國脉祝

聖筭隆佛運利含識不亦宜乎或謂翠竹黃

花盡真如體白雲青嶂咸大覺場生佛未具已前不曾欠少豈待梯空架險破山壓石而為之耶對曰道場之與覺其所以迷也迷之不反安知塵沙法界為大覺場其或徇緣而趨勝逐境以滋塵既昧覺因轉增迷倒佛化豈若是哉遂併書之以為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嗟乎自古王侯公卿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不可勝數往往無幾何時皆已灰滅而不可紀而此院歷周而宋而金至于今日數百年間常往不毀況濟南自宋度南以來數罹兵火故雖顯宦之家亦多不知其上世名諱與其姓氏所出而二三比丘尼乃嚴殿勤鄭重於膠、擾、之中收拾前代遺文以為故事與五代史記相表裏豈不可嘉哉至若兩公之德行已載在兩疏中而余觀福聚之為人亦有以知其師之贖何者余嘗至其院左眾肅若行其廷草木沃若升其殿堂香火馥若以是推之其師必不碌矣宜其見重當時傳法後世非偶然也院去南城幾步入南門西行幾里許由周以前院之所始不可知今為屋凡若干楹垣墻之內凡若干畝佛殿僧堂齋舍庖廩悉具視

五代時當小減而視他院尚完整也初兩公自金泰和間
賜號通慧大德金遷于汴賜號慧嚴大師至

大朝號圓明大師俗姓郭氏禹城人七歲出家嗣其法者
名皆從福曰某曰某福之嗣名皆從善曰某曰某善之嗣
名皆從慧曰某曰某嗟乎若福聚者誠可嘉已天下之為
子孫不能使其祖考之德傳於後者亦多矣而聚當盛暑
中命工镌石不憚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
德不傳余雖嬾且拙深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情故遂
為記且俾刻此三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師傳授之意後
之覽者庶有攷焉

碑銘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奉

大朝號圓明大師後改妙嚴大師俗姓郭氏禹城人也七
歲出家嗣其法者名皆從福曰福祐曰福慶曰福聚今院
主求文於余者也曰福實曰福順曰福息曰福成福之嗣名
皆從善曰善欽善淵善義善因善照善靜善端善玉善秀
善泉善廣善仙善环善金善之嗣名皆從慧曰慧錦慧滿
嗟乎若福聚者誠可嘉已天下之為人子孫不能使其祖
考之德傳於後者亦多矣而聚當盛暑中命工镌石不憚
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德不傳余雖嬾且
拙欲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情故遂為記且俾刻此三
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師傳授之意後之覽者庶有攷焉

碑銘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奉

吳興沈氏華
溪義塾刊行

阮生刊

勅撰

惟

上帝降大命于

聖元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起自朔方肇基

帝業兵威所至罔不臣服蓋以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為之子

睿宗躬擐甲冑翦金河南雖不及撫有多方篤生

聖嗣是為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聰明冠古無遠弗燭雄略蓋世

而神武不殺命將出師不再舉而宋平九域分裂者餘

二百年一旦一之遐陬荒裔咸受正朔幅員之大古所

未有於是治歷明時建官立法任賢使能制禮作樂文物粲然可紀中統至元之間海內晏然家給人足而又妙悟佛乘欽崇梵教慈惠之德洽乎人心肆

世祖之享國三十有五年施及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正位儲宮仁孝而敬慎問安視膳之暇順美幾諫天下陰受其賜多矣至元廿二年

裕宗陟方未幾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亦速賓天三十一年

世祖登遐當是時

徽仁裕聖皇后不動聲色召

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天下岌岌者為泰山之安大德二年

武宗撫軍于北

今上日侍

隆福怡言煦之摩手撫之擇師取友俾知先王禮樂刑政為治國平天下之具恩莫大焉四年

裕聖上仙

皇上追思罔極因念在

世祖時 帝師八合思巴弘闡佛法故我得聞其義捨歸依三寶脩崇冥福將何以盡吾心始建佛殿于大都既而之國覃懷厲

成廟登遐內難將作

上馳至京師先事而發殄殲大慝封府庫奉符奎清宮以安

太后遣使以迎

武宗武宗既踐阼以

上至德備功不踰月而立

上為皇太子

上緬懷疇昔報本之意乃命大剏佛宇因其地而擴之凡為百畝者二鳩工度材萬役並作置崇祥監以董其事其南為三門直其北為正覺之殿奉三聖大像於其中殿北之西偏為景勝之殿奉釋迦金像東偏為智嚴之殿奉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二殿之間對峙為二浮圖浮圖北為堂二屬之以廊自堂徂門廡以周之西廡之間為揔持之閣中寘寶塔經藏環焉東廡之間為圓通之閣奉大悲弥勒金剛手菩薩齋堂在右庖井在左寢後又為二閣西曰真如東曰妙祥門之南東西又為二殿一以事護法之神一以事多聞天王合為屋六百間盤礎之固陞祀之崇題梁之騫藻繪之工若怗利堯率化出人問凡工匠之傭悉皆內帑一毫不役於民既成賜名曰大普慶寺給田地民匠確磴房廊等以為常住歲收其入供給所須

上既即大位崇祥監臣請立石紀事

勅臣益頌為文垂示久遠臣聞佛教福田之中以三寶為寧勝福田

皇上深參祕典建寺造像書經餽僧凡此勝因所以資

裕聖登

祖宗在天之靈證無上覺

今皇太后怡愉康強享無量福壽其餘澤所被至于海隅
黎庶法界會靈咸獲安樂功德可數量哉臣等謹稽首
再拜為之頌其詞曰

皇元應運誕受萬方

帝以聖承于前有光明明

天子神明八葉德盛功豐富有大業維茲大業

太祖張之

世祖皇之

天子康之於赫

皇武皇武桓

聖謨孔神神器斯安有祭之載有作其彬典章具舉煥
乎堯文道冠百王仁覆群生宏觀英圖日臻太平粵昔

裕聖功在社稷我報之圖天平凶極惟覺皇氏具大神力
入天共依是資福德延上陰陽相地柔剛歲吉辰良大
正是將廼斷廼繩築構造興務殫乃心毋費是懲侵者
謳歌相廡子來匪民是庸一須國材有容其宇有踐其
廡有楹維旅金鏘雕礎矚其瞻剡其庶秩其正
於祭其嚴載瞻聖容瑞樞儼然是依是崇獲福無邊獲
福無邊幸歸

裕聖嘉與

慈闈式普其慶

皇帝孝仁永命于天

聖子神孫維千萬年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奉

勅撰

師名行滿號萬山俗姓魯氏其先出東魯蓋曾子之後
遠祖仕江右遂為吉州太和人父諱應龍字拱辰號翠
庭先生繇科舉入仕母樂氏師生而穎異不為兒嬉齡
既日記數千言學問之暇常默然宴坐有出塵之態先
生曰此兒非吾家可有遂捨送雲亭蕩廩務院院為童
行名福可時九域甫一師自念曰佛祖出世為一大事
因緣我等溺於塵勞何日撤去挈包笠北遊首登五臺
至元庚辰至仰山有會心處遂留難髮禮澤庵公為
師更今名受具於大同大普恩之園戒會自是處叢林
中策勤砥礪為眾之念甚於為己也夕參叩素菴蓮公
至忘飢渴之節寒暑之變素菴深器之一日撤之以同

山寒暑因緣師應聲去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刀斧
劈不開我又如何說菴云畢竟如何師云紅爐一點雪
菴云別、師云有什麼別處菴云若朕恁麼會方始契
如、師扼聲云錯掩耳而出菴付之以衣頌曰從我十
年談塵尾策勳一日占鰲頭如今分付無文印續燭聯
芳萬古秋時至元庚寅歲也尔後復參雲門臨濟皆能
得其骨髓大德癸卯仰山之學者請師歸住舊隱師以
青州大刹非小因緣力辭眾守之數日欲逃不可不得
已升堂說法演無量義自是聲聞大振四方求法者歸
之如流水梵僧宣政使相迦失里功德使大司徒輦真
吃刺思相慕為道友王公貴人皆稽首歸敬
武宗皇帝在北邊時下令施鈔萬貫造文殊菩薩像既

即位駕幸其寺施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六萬貫賜號佛
慧鏡智普照大禪師

勅尚方造織成金龍錦緣僧伽黎大衣窮極工巧經歲
乃成

召師至禁中出以賜焉

今上在春宮嘗三幸其寺命有司作尊勝塔於東嶺及建
明遠觀光二亭以備臨幸洎

登極亟命工部尚書臣鄭伯顏領大匠脩其寺凡土木
之故而敝者圖畫之久而漫者咸易而新之旁築厓石
以方廣其基高者至百餘尺造普賢觀音像增建堂殿
亭臺凡几格供張什器之物靡所不備樹碑于門頌
天子聖德既又賜蘇杭水田五千畝為常住業又固安州

鵲臺福嚴寺自木菴公沒後為他人所有師奏得

旨復歸仰山為下院云皇慶元年

制授師銀青榮祿大夫司空師之大弟子曰某曰某各
厥弘揚宗旨主席名山素菴之徒曰正義正義之徒曰
圓岳傾心竭力謀立石以紀師行業且彰

天子寵錫之渥臣伯顏以

聞詔曰可乃命臣益頰為文書于石謹按棲隱寺始建
於遼至師為二十六代臣聞浮屠氏之道言其廣大則
無所不容言其變通則無所不入以無生為有生之本
以不用為大用之原至矣哉非言語之所究也

皇元建國之大盡天地之所覆載倫別類分悉為臣妾出
於水土藏於山澤悉為府庫數十年之間斯民不聞輦

鼓之聲以

聖繼聖以

明繼明使民不知日趨於為善浮圖氏之道大矣夫道無盛衰所以盛衰存乎其人自四海一家梵僧往來至中國而師出於江左朕以其道鳴于京師以承

天子之寵命真世所希有銘曰

峨峨仰山如青蓮華中有寶坊古佛之家天王衛門地神扶棟參差珠閣歲誕金鳳鬱青松羅蒼玉林清風過之振海潮音住此山中有大禪老宴處寂靜萬緣皆了

天子時巡樂此境勝謂師之道與境為稱乃施重寶增飾厥宇結構崢嶸鸞軒鳳翥師道既弘

制授師銀青榮祿大夫司空師之大弟子曰覺用曰善興曰文祥曰海深曰思贇曰圓中曰福添曰廣壽各能弘揚宗旨主席名山其門資之盛具列碑陰素菴之徒曰正義正義之徒曰圓岳傾心竭力謀立石以紀師行業且彰天子寵錫之渥臣伯顏以

帝卷益隆位以司空實古三公師以佛心為國回嚮徧河
沙界功德無量

天子謂臣時汝朕言勒碑此銘惟千萬年

五兄壙誌代

先君諱益穎字景魯姓趙氏宋秀安僖王至先君六世
矣宋南度自大梁來居吳興遂為吳興人曾祖諱師垂
宋太師新興郡王謚恭襄妣莊氏衛國夫人祖諱希永
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贈通議大夫妣鄭氏碩人考諱
與訐宋正議大夫戶部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妣于氏
碩人生母丘氏先君重厚寡言年十四以侍郎蔭補承
務郎咸淳丁卯請國子監舉免銓庚午差知臨安府仁
和縣臨平鎮是歲以度宗祀明堂恩轉承奉郎甲戌以

多主即位覃恩轉承事郎臨平考滿授簽書高郵軍判
官廳公事未上宋歸于

允宦情素薄浮沈里閭不求仕進日以翰墨為娛書九經
一過細字謹楷人傳以為玩喜與名僧遊書蓮花華嚴
楞嚴圓覺金剛諸經皆數過明窓淨几焚香淪茗四時
花草婆娑愛賞欣然自得大德乙巳五月瘍發于背竟
不起嗚呼哀哉先君生於辛亥七月十七日卒於乙巳
五月廿三日享年五十有五娶陸氏故吏部尚書陸公
德輿之女先三十粹子男五人由辰次由宣從浮屠法
祝髮為比丘次由宿由宓由賓女三人其二已嫁其一
為比丘尼孫男二人鄰老順孫孫女三人皆幼由辰等
以是年八月甲申忍死奉柩合葬烏程縣蘇灣方屏山

薄治命也 遠日薄未厭乞銘於當世君子姑誌梗槩
納諸幽孤哀子由辰等泣血謹書

魏國夫人管氏墓志銘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
孫自齊避難于吳興人皆賢之故其地至今名栖賢考
諱仲字直夫姓周氏管公性倜儻以任俠聞鄉閭夫人
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佳壻予與公同里聞
公文奇予以為必貴故夫入歸于我至元廿四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召益頰赴

關自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
乃與夫人偕至京師既而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
府

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俱余以病辭同歸吳興余提
舉江淞儒學滿任遷泰州尹

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學士夫人亦
同至

關下至大三年冬也明年

上即位特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夫人封吳興郡夫
人皇慶元年請假歸為先人立碑夫人亦以管氏無丈
夫子欲命繼又無其人乃即故居作管公樓孝思道院
俾道士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記次年使者荐至於
是夫人復從余入朝廷祐四年予入翰林為承
旨加封魏國夫人五年冬舊所苦脚氣疾作

上遣太醫終繹診視六年增劇聞于

上得

旨還家四月廿五日發大都五月十日行至臨清以疾
薨于舟中年五十八嗚呼哀哉余與子雍護柩還吳興
是歲 月 日葬德清縣東衡山之原禮也子三人亮
早卒雍奕女六人夫人天姿開朗德音容功靡一不備
翰墨辭章不學而能處家事內外整然歲時奉祖先祭
祀非有疾必齋明盛服躬致其嚴夫族有失身於人者
必贖出之遇人有不足必周給之無所吝至於待賓客
應世事無不中禮合度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
卷以施名山名僧

天子命夫人書下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棗池收藏
因又命余書六體為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公後世知

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又嘗畫墨竹及設色竹圖以進亦蒙

聖獎賜內府上尊酒嘗謁興聖宮

皇太后命坐賜食恩意優渥受知

兩宮可謂榮矣夫人之亡內外族姻皆為之慟嘗與余游者莫不流涕則夫人之德可知已銘曰

夫人云亡夫喪賢婦子失慈恃家無內助嗚呼夫人古之烈女仁智賢明倭指莫數翰墨之工受知

聖主通籍東朝得謁

太母婦人之榮可謂至極碎璧寶珠行路嗟惜人倫之重沉於夫婦天實為之誰謂荼苦東衡之原夫人所擇規為同穴百世無易樹以青松銘以貞石婉々之德萬古

是式

疏

五臺山寺請謙講主講清涼疏

說方便法開方便門誘群生於漸悟住清涼山講清涼疏演諸佛之真乘須得碩師庶開後覺恭惟性天開廓心月朗明萬論千經皆為正受七處九會久已圓融徧恒河沙覆以廣長之舌作法界觀普宣微妙之音香風吹天雨之花甘露洒海雲之會請升兜座便發塵談寶光現五臺讚佛恩之難盡金輪鎮萬國祝

聖壽之無疆

請雨公長老住聖安禪寺疏

聖安名刹鐘鼓振乎十方禪門正宗衣鉢傳乎六祖必

得人天之共仰乃為道俗之同歸伏惟 枯木寒岩澄
江孤月道心無礙非聲音色相之求諸性放空在文字
語言之外雷音響處驚悟羣生甘露洒時潤沾庶品願
禪關之虛久徯杖錫之來臨敢望慈仁俯從衆願聞第
一義覺佛日之增明惟億萬年祝

皇圖之永固

幻住菴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昔阿難為魔女所攝故世尊現化佛說經七處徵心究
首楞嚴之妙義一音演法宣般怛羅之真言顯大神通
有勝功德當幻住道場之新建宜真乘法寶之莊嚴黃
金研為泥書十萬言而豈易白米賤如土合百千石以
何難長者但教肯心貧道便成勝事百寶光聚在燦爛發

於毫端千葉蓮開芬香遍於沙界祝吾

皇之聖壽增施主之福田

請謙講主茶榜

雷震春山摘金芽於穀雨雲凝建梳聽石鼓之松風請陳
鬪品之奇功用作齋餘之清供恭惟 心如止水辯若懸
河天雨寶花法潤普沾於衆渴地生靈草清香大塔於群
蒙性相本自圓融甘苦初無差別雪山牛乳亦一清之醞
酬北苑龍團破大千之夢幻舌頭知味鼻觀通神大眾和
南請師點化

題跋

題東老事實後

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呂僊翁此語似若指

有世俗相推獎之意然至於散盡黃金便覺蟬蛻汗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東老能爾豈非僊村世人愛惜錢物如護性命殊不知為飛空下視者之所憐憫佛說遺教經亦云不知足者為知足者之所憐憫故我說法亦復如是

紀夢嵇侍中

延佑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道邦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首玄衣流血被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為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事也

松雪齋詩文外集終

謚文

初

世祖皇帝以雄才大略混一區宇武功既成思得通今學古之士以弼成文治乃遣使四出搜訪遺才故翰林學士承旨趙公用臺臣言首膺是選公宗室子也風采凝峻入見

世皇上奇之謂神仙中人自是大加任用敷歷館閣荐登華顯公於諸經無所不通而尤邃於書嘗作傳註以發其微律呂之學得不傳之妙辨

郊祀配位之禮定

光天門廟之名條分縷析皆有根據茲非公學問之可師者歟素有志節遇事敢言議法刑曹一去深文之

弊條事政府屢犯權臣之威佐郡治則平反俊卒之
寃興學校則獎勵勤苦之士茲非公政事之可法者
歟茲為詞章雄深高古柄文衡掌

帝制有古作者之風茲非公文章之可宗者歟官登一品
名高四海而處之恬然若寒素未嘗有矜已驕人之
色茲非公德行之可尊者歟而又善書絕倫篆隸行
楷各臻其極縫掖之士皆祖而習之海外之國知公
名得其書禔嚴珍藏如獲重寶鑒品古器玩物法書
名畫一經目輒能識其年代之久近製作之工拙此
又公學問文章之緒餘也宜乎弼亮

五朝寵數優渥而非他詞臣之可比嗚呼非
世皇有公平廣大之度則無以網羅勝國之賢非公有博

雅淵深之學則不能藻飾太平之美

君聖臣良可謂無愧於前古者矣謹按謚法德義才秀曰
文好古不怠曰敏謚曰文敏克稱其情

封贈

宣命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翰林學士承旨宋瑛之六知制誥兼脩國史趙
孟頫可贈祭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宜令准此

至順三年三月 日

大元故翰林學士

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備國

史趙公行狀

曾祖考師垂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萬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

恭襄

大元贈集賢侍

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

妣衛國夫人莊氏追封吳興郡夫人

祖考希永故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贈

通議大夫

大元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吳興郡公

妣碩人鄭氏追封吳興郡夫人

考典嘗故宋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

安府浙西安撫使歸安縣開國子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大元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

妣碩人李氏生母丘氏並追封魏國夫人

公諱益頰字子昂姓趙氏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倂實生孝宗始賜第居湖州故公為湖州人祖考太常府君早卒無子祖妣夫人鄭氏選同宗子為之後魏公本出蘭溪房時侍兄殿撰與詹倅湖州夫人一見愛其孌重曰是真吾子况昭穆又相當承遂以上聞內降許之公魏公第七子也魏公薨公始十一歲生母丘夫人董公使為學曰汝幼孤不能自強於學問終無以觀成人吾世則亦已矣語已泣下沾襟公由是刻厲晝夜不休

性通敏書一目輒成誦未究試中國子監注真州司戶參軍

皇元混一後閒居里中丘夫人語公曰

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公益自力於學時造老儒教繼公質問疑義經明行脩聲聞湧溢達于

朝廷吏部尚書爽公奇之舉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諱至元丙戌十一月行臺治書侍御史程公鉅夫奉

詔搜訪江南遺佚得廿餘人公居首選又獨引公入見公神采秀異珠明玉潤照耀殿庭

世祖皇帝一見稱之以為神仙中人使坐於右丞葉公之上耶律中丞言趙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薦之使近之

左右程公奏曰立賢無方

陛下盛德今鄣律乃以此劾臣將陷臣於不測

上曰彼豎子何知願遣侍臣傳

旨立遂使出臺毋過今日立尚書省

命公草詔書揮筆立成

上問知其大旨喜曰卿得之矣皆朕心所欲言者

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公適侍立左右

上命公往共議衆欲以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處死公曰始

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世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

十倍雖改中統為至元歷廿年後則至元必復如中統使

民計鈔抵法趨於太重古者以來緡二物乃民生所須謂

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

時終不大相遠以緡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人所造施

於邊徼金人釐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又欲以此斲人死

命似不足深取或者以公為宋宗室少年初自南方來詆

金法不便意頗不平刑部郎中楊某作色而起讓公曰今

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之計贓公以為非是豈欲沮

至元鈔耶昔金人定法亦與大儒共議豈遽無如公者公

曰法者人之命議有重輕則不得其死某奉

詔預議心有所不可不敢不言中統鈔虛改至元鈔謂至

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哉君言不揆於理徒欲以勢相

陵何也楊有愧色既出謝曰某之失在於不學公之言是

也

上命時宰位置公初擬尚書吏部侍郎參議高明持不可

丁亥六月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公搃天下驛置使客飲食之費一歲之中不過中統鈔二千定此數乃至元十三年所定計今物直高下與是時相去幾十餘倍使者徵發有司請事及外國貢獻非時往來亦日以加多吏無以給之強取於民僻縣小市賣術殆絕旦暮喧爭不勝其擾請於中書增至二萬定至元鈔法滯澁不行遣尚書劉公宣與公乘傳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公深以為衣冠之辱力辭衆哥以威逼公不得已受命雖徧歷諸郡未嘗笞一人還朝衆哥大以譴公然士大夫莫不誦公之厚德五席臣言平江路搃管趙全所為不法詔遣席臣按問葉右丞執奏以為不可

不聽公進曰趙全在平江為政貪暴固當治然席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奸利全數與之爭結怨至深席臣罪幸在赦前若遣之即訊必假公法以報私讎甘心於全所問縱實人將疑其不然

上悟乃遣他使衆哥為丞相鍾初鳴即坐尚書聽事六曹官後至者笞公偶後至斷事官引公受笞公突入都堂訴之葉右丞大怒責衆哥曰者刑不故上大夫所以養之以廉耻教之以節義且辱士大是辱

朝廷也衆哥慚慰遣公使出自是所笞者唯曹史以下上聞公貧賜中統鈔五十定庚寅五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砂水涌出死傷者數萬人

上深憂之時

駕至龍虎臺遣平章阿剌渾撒里公馳還京師

召問

集賢翰林兩院官致災之繇戒毋令桑哥知諸公畏桑哥終不敢言及時事徒泛引經傳以為天道幽遠五行災異之言多出於附會唯慎脩人事以應之而已先是桑哥遣忻都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州縣別置牢獄逮捕人晝夜鞭笞械繫者相屬於道大家臣室無慮悉破壞甚至逼人妻女為娼風俗為之大變一時諸使所至徵取尤甚富人逃入山林殺兵捕之率衆拒捕則又疑其竊殺兩河之間羣盜數萬人名為理算其實皆無名橫殺強集之於民勢熾熏灼無敢沮其事者公素與阿剌渾撒里公善密告之曰今理算錢糧民不聊生

地震之變實繇於此宜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公奏如公言上悅從之

詔具桑哥會兩院諸公于都堂舉目圍視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氣公前讀

詔書阿剌渾撒里公為譯者讀至除免逋欠桑哥怒搔羊以為不可且謂必非

上意公曰凡錢糧未徵者皆無用虛數其人死已盡何所於取非及是時因

詔書除免它日言事者儻謂尚書省畧失而錢糧數千萬丞相何以自解詎不為已深累耶桑哥悟乃曰吾初不知其意如此

詔下之日萬姓大既有蘇息之望焉

上問留尚書葉石丞二人優劣何如公對曰夢炎嚮與臣父同在宋朝是時臣甫數歲其或忠或佞臣所不能知今幸得與夢炎同事

天朝夢炎為人性重厚為於自信思慮甚遠善斷國事有大臣之器李所讀之書即臣所讀之書李所知所能臣亦無不知無不能

上曰卿意豈以夢炎賢於李哉夢炎在宋状元及第位至丞相賈似道懷謖誤國罔上不道夢炎徒依阿取容曾無一言以悟主聽李布衣之士乃能伏闕門上書請斬似道是李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凌人若好已勝者剛直太過故人多怨焉卿以夢炎父執友故不敢斥言其非今朕既得卿之情可為朕賦詩以譏刺夢炎公賦詩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

皇元

上善卒章之意歎賞不已公出見徹理奉御在帳殿側告之曰

上論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夢炎不能言之來哥誤國之罪甚於似道我輩不能言他日何以色責第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觀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

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去殘賊此仁人之事也公必勉之徹理公曰今災變屢見民多流亡盜賊徧海內皆來哥聚斂之所致此吾所為日夜切齒腐

秘史事松
以類類於
也分明固
然非散言
直者比

心者公幸教我以有機可乘殆天為之遂徑至

上前極數柴哥之惡百倍似道不亟誅之必亂天下

上大怒命衛士扯其頰口鼻流血委頓于地少間渡呼而

問之其對如初已而大臣亦有繼進而言者

上大悟遂按誅柴哥他日徹理公與公論及此事歎曰使

我有萬世名公之力也尚書省罷大臣多以罪去中書參

政賀伯顏奏臣不通文字大事不敢專決今按牘盈積四

方奏請或利害所繫不以時報臣愚常恐得罪不久願

陛下早擇輔相以幸天下

上周視左右乃屬目於公曰卿宜亟至中書參決庶政以

分朕憂公辭

上慰勉再三公終辭不拜

上問翰林學士閻復集賢學士宋渤二人如何公對曰皆

非相才也是日京師傳公已入中書暮歸嶺客塞門公謝

遣之廼稍引去有

旨許公出入

宮門無間每見公語必從容久之或至夜分乃罷

上謂公聰明絕人剛正有守敢為直言數有意大用公自

惟若進處要地必為人所忌故輒遂辭然侍

上言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及

上嘗問公曰卿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公對曰臣趙太祖

十一世孫

上曰趙太祖真英主其行事卿知之乎公對曰臣蚤失所

怙長老不以語臣不能知

上曰趙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諭卿又嘗謂公曰朕年老聰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必與俱入或行事過差或意涉欺罔卿悉為朕言之朕方假卿自助卿必盡力公謝不對自是稀入

宮中力請補外壬辰正月進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與魯總管關官公獨署府事隨事決遣輕則諭解訟者稀少府事清簡或經月無繫囚有元旅兒者役於鹽官不堪作苦竊逃之旁郎其父疑共役者殺之荒澤之間得遺髑髏焉刀斧之餘唯存肩背之偏以為子屍逮治同役者不勝箠楚自誣服公疑其寃留之踰月掠兒果歸府中稱為神明公之為政每以興學校為先務城東有田八頃皆膏腴地兩家爭之數十年不決責其券則

曰亡之於兵間公曰大兵後執券以相治猶恐不得直况無券乎遂以為贍學田繇是餼廩充羨生徒來集夜出巡邏聞讀書聲輒削其柱以記之翼日使人饋酒以勞其勤能為辭章者必加褒美與之聲譽或授以法度使慕高古至今三十年後又之士遂為天下冠旱禱龍洞山有雲如車蓋隨馬而行頃之大雨驟至逾月復旱東門外有龍潭潭上有廟公為文以責之是夜雷雨大作槁苗復蘇白直數人共盜米其徒自首公曰若寘之於法將終身以累寢乃盡舍之比解官數人者送至京師號尖不能去強盜刺面必自臨視戒吏細書曰此豈欲為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為人誑誤是以此其人感泣曰公仁人也轉相告語盜為衰息

成宗皇帝以脩

世祖皇帝實錄

召至京師未幾歸里大德丁酉除太

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未上

召金書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書畢所舉廿餘人皆受

賜得官執政將留公入翰苑公力請歸己亥八月改集賢

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秩滿至大己酉七月陞中

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未上

仁宗皇帝在東宮收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賢遣使者

召庚戌十月拜翰林侍 讀學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及即位辛亥五月陞集賢侍 講學士中奉大夫用從二

品例推恩二代祖考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追

封吳興郡侯祖妣吳興郡夫人考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

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及生母皆吳興郡夫人嘗謁

告上冢歸及半歲復

召皇慶癸丑六月改翰林侍 講學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十一月轉集賢侍 讀學士正奉大夫延祐甲寅十

二月陞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丙辰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用一品例推恩三代

曾祖考贈集賢侍 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

公曾祖妣吳興郡夫人祖考加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

使上護軍加封吳興郡公祖妣吳興郡夫人考加贈集賢

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加封魏國公妣及生母皆贈魏國

夫人妻管氏累贈魏國夫人

仁宗聖眷甚隆字而不名嘗

詔侍臣曰文學之士世所難得如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趙子昂與士人何異有所撰述輒傳密旨獨使公為之杜詩書經間與左右論公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朕杜詩書經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雖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有不悅公者間言公乃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其人游肆不已

上作色以視之曰汝言趙子昂乃趙太祖子孫豈家世不汝若耶其人惶懼趨出又有上書稱

國史所載多兵謀戰策不宜使公與聞

上大怒曰趙子昂

世祖皇帝所簡拔以為惟慳之臣朕憫其年老侍優以禮

貌置之於館閣之間使之討論古義典司述作傳之後世亦足以增重國家此屬吹者何也非加罪一二無以戒來者於是謗者始息

上賜中統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嘗稱國用不乏此必持而不與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公嘗累日不至
宮中

上以問左右對曰子昂年老畏寒不出勅御府賜

貂鼠翻披它學士撰郊天祝文有曰雖友童復生不足以步有元之幅員及謹以

太祖聖武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子以其富誇之於父可乎公不為禮乎大袷之制太祖東向居中子孫在左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之位

上帝南面

太祖皇帝自宜西向故事祝文第稱配天作主公不用何也其人謝服悉從公所改定

皇太后有

旨議改隆福宮名它學士擬光祿公擬光天它學士曰光天二字出陳後主詩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名不祥於是各書所擬以進卒用光天初程公鉅夫薦公起家為郎其後程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公遂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坐主門生相繼為翰長真衣冠盛事也延祐己未五月謁告欲歸

上初以為難既又重違其意從之既歸遣使賜衣段其冬使者趣

不還朝公以疾不能行

今上皇帝即位至治辛酉春遣使傳

旨俾書孝經尋移文乞致仕未報壬戌春遣使存問

賜上尊酒衣二稱其年六月辛巳薨千里第之正寢是日猶觀書作字談笑如常時至暮備然而逝年六十有九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長亮早卒次雍次奕九月丙午雍等奉公柩與魏國合葬于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原迨治命也公治尚書嘗為之注多所發明律呂之學尤精深得古人不傳之妙著琴原樂原各一篇性善書專以古人為法篆則法石鼓隸則法楚繇則法梁鵠鍾繇行草則法逸少獻之不雜以近體他人畫山水竹石人馬花鳥優於此或劣於彼公悉造其微窮其天趣至得意處不減古人事

究竟只算文章
之士經濟次之

有難明情有難見能於手書數行之內盡其曲折尤善鑒
定古器物法書名畫年祀之久近誰某之所作與其真偽
皆望而知之不待諦玩也詩賦文辭清遠高古殆非食烟
火人語讀之使人飄然若出塵世外或得其書不翅拱
璧尺牘亦藏去為榮手寫釋道書散之名山甚衆天竺國
在西徼數萬里外其高僧亦知公為中國賢者且寶其書
然公之才名頗為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文章
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素鄙塵事家務一委之
夫人豪疑不以于慮專意詩書夫人公同里人也諱道昇
字仲姬有才略聰明過人亦能書為詞章作墨竹筆意清
絕

仁宗嘗取其書合公及子雅書善篆為卷軸識之

御寶藏之秘書監曰使後世知

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亦奇事也公性持重未嘗
妄言笑與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終如一有過輒面
加質責雖氣色沮喪不少衰正然直而不許故罕有怨者
被遇

五朝官登一品名滿天下而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無
異布衣時扁燕處曰松雪齋自號松雪道人所著詞章曰
松雪齋文集婚嫁既畢方將優游齋中膺滄澗之養以逸
其老而汜不遂此志嗚呼痛哉載受業於公之門幾廿年
嘗次第公語為松雪齋談錄二卷復採其平生行事以為
行狀諡當世立言君子且移
國史院請立傳移太常請謚諱狀

至治二年八月 日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楊載狀

右內翰文敏趙公文集若干卷乃其子
雍所編類者也僕年十四五時已知世
有松雲翁而未遂一拜床下至治初元
會試京師則公已歸湖明年而公捐
館又十五年僕來官是州而墓木已拱
矣平生願見卒不可得僅及識公二子
因從假是集觀之若制誥若碑誌記
序銘贊若詩若樂府與它雜著皆

讀之一再過益信公為世所稱慕者
名非虛也然猶惜今人徒稱公書法
妙絕當世而未知公學問之博識趣
之深詞章之盛乃以其游藝之末蓋
其所長是固不得為知公也抑僕又嘗
見公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
所自寫此又集外之文人尤未之知耳公
聲名動當時故雖海外遐邦得公一

言一字靡不貴重況得全集而觀之
乎又況得親炙之者乎僕既以是集
歸之而仲穆復俾序其首僕謝不敢
而穆婁言之因念僕自幼蚤聞公名及
長而每以不識公為恨今雖竊祿公之
鄉而九原不可作欲執鞭而何從使得
託名集中豈非至幸顧戴帥初與公
同時而相知者既已序於前矣僕何

敢復僭而亦何敢評公之文既亟讓
不獲則書其集後以致平生嚮慕之
私而已仲穆其子雍字也至元後已
卯春三月朔長沙何貞立謹書



